

史

通

削

繁

史通削繁卷四

雜說中

諸晉史

臧氏晉書稱符堅之竊號也。雖疆宇狹於石虎。至於人物則過之。案後石之時。張據瓜涼。李專巴蜀。自遼而左。人屬慕容。涉漢而南。地歸司馬。逮於符氏。則兼而有之。禹貢九州。實得其八。而言地劣於趙。是何言歟。夫學未該博。鑒非詳正。凡所脩撰。多聚異聞。其爲踳駁。難以覺悟。案應劭風俗通。載楚有葉君祠。卽葉公諸梁廟也。而俗云。孝明帝時。有河東王喬爲葉令。嘗飛鳧入朝。及于

致字原作故  
字不誤梁武  
方撰通史故  
以其不經而  
載之小說耳  
遮字一作應  
字是

寶搜神記乃隱應氏所通而收流俗怪說。又劉敬叔異苑稱晉武庫失火。漢高祖斬蛇劍穿屋而飛。其言不經。致梁武帝令殷芸編諸小說。及蕭方等撰三十國史。乃刊爲正言。既而宋求漢事。旁取令升之書。唐徵晉語。近憑方等之錄。編簡一定。膠漆不移。故令俗之學者。說鳧履登朝。則云漢書舊記。談蛇劍穿屋。必曰晉典明文。遮彼虛詞。成茲實錄。語曰。三人成市虎。斯言其得之者乎。近者宋臨川王義慶著世說新語。上敘兩漢三國。及晉中朝江左事。劉峻注釋。摘其瑕疵。僞跡昭然。理難文飾。而皇家撰晉史。多取此書。遂採康王之妄言。違孝標之

正說以此書事。奚其厚顏。楊王孫布囊盛尸。裸身而葬。伊籍對吳。以一拜一起。未足爲勞。求兩賢立身。各有此一事而已。而漢書蜀志。爲其立傳。前哲致譏。言之詳矣。然楊能反經合義。足矯奢葬之僭。伊以敏辭辨對。可免使乎之辱。列諸篇第。猶有可取。近者皇家撰晉書。著劉伶。畢卓。傳其敘事也。直載其嗜酒沈湎。悖禮亂德。若斯而已。爲傳如此。復何所取者哉。

後石

原注田融趙史謂勒爲前石虎爲後石也

涼蜀遼漢符氏兼之

前涼錄張

天錫十三年苻堅遺苟萇來伐天錫拒戰赤岸爲秦所敗而縛降秦涼亡又前秦錄甘露十二年涼州平以梁熙持節鎮姑臧按此符氏之兼瓜涼也而後石時則張重華據之蜀錄李特起兵至勢降晉晉書載

記符堅以王猛爲中書令風化大行仇池氏楊世以地降於堅是歲有赤星見於西南於占明年當平蜀堅命秦梁密嚴兵備晉梁州刺史楊亮退守磬險堅遣王統朱彤寇蜀毛當徐成率步騎入自劍閣楊安進據梓潼當遂陷益州於是卞萑夜郎等皆歸之堅以安爲益州牧鍾成都按此符氏之兼巴蜀也而石氏則未能有蜀前燕錄慕容廆世居遼左廆子跳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跳子雋取鄴自薊遷鄴雋子暉十一年秦來伐拔鄴城徙暉并諸鮮卑四萬戶於長安前秦錄堅入鄴宮閱其圖籍凡郡百五十七縣千五百七十九以王猛爲冀州牧鎮鄴按此符氏之兼遼左也而石虎時慕容方與虎嘗兵挫遼西棄甲而遁晉書載記堅遣其尚書合丕率慕容暉等寇襄陽揚安將樊鄧之衆爲前鋒石越出魯陽關慕容垂姚萇出南鄉苟池王顯從武當繼進大會漢陽師次沔北遣池越當屯江陵太元四年符丕陷襄陽堅以其中壘梁成都督荆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配兵一萬鎮襄陽按此符氏之兼漢南也而石氏雖累寇襄陽幸殷芸小說梁書殷芸傳芸字灌蔬不妄交遊不得志

梁武帝勅司徒左長史殷芸撰直齋書錄解題耶  
書目云或題劉餗撰非也此書首題秦漢魏晉宋諸  
帝注云殷芸撰非劉餗明矣故其敘事止宋初蓋於  
諸史傳記中抄集或稱商芸者宜祖廟未祧時遊諱  
也按劉餗仰知幾子也微之蕭方等頌爲三國存  
此條或題之非更不待辯矣蕭方等爲三國存  
秋以晉爲主附列劉淵以下二十九國通鑑晉元興  
三年引方等論綱目但云蕭方誤削等字按梁書忠  
壯世子方等字實相世祖長子也貞惠世子方諸字  
智相世祖第二子也慈懷太子方矩字德規世祖第  
四子也方乃弟第二名之其字也世祖謂元帝唐書  
藝文志亦誤削等字又按隋書經籍志作蕭萬等則  
又譌方爲萬再宋求漢事原注謂范唐徵晉語謂皇  
誤方爲萬也宋求漢事原注謂范唐徵晉語謂皇  
晉書虎韓非內儲說屬恭謂魏王曰今一人言市有  
書市虎虎王不信二人言王不信三人言王信之夫  
市之無虎也明矣然三人楊王孫見萬伊籍三國蜀  
言而成市虎願王祭之楊王孫見萬伊籍三國蜀  
傳籍字機伯隨先主人益州遺使於吳孫權欲逆折  
以辭籍適人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籍卽對曰一

拜一起未足爲勞籍之機  
捷類皆如此權甚異之  
稽康欣然神解攜手人林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  
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嘗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泣諫  
伶曰吾不能自禁當視鬼神自誓耳可便其酒肉妻  
從之視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醒  
婦兒之言切不可聽仍畢卓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  
飲酒御肉塊然復醉仍畢卓爲吏部郎嘗飲酒廢職  
比合卺噉熱卓因酌夜至其室間盜飲之爲掌  
酒者所縛明且視之乃畢吏部也餘見書事篇

### 宋畧

裴幾原剛畧宋史定爲二十篇。芟煩撮要。實有其力而  
所錄文章頗傷蕪穢。如文帝除徐傅官詔。顏延年元后  
哀冊文。顏峻討二凶檄。孝武擬李夫人賦。裴松之上注  
國志表。孔熙先罪許曜詞。凡此諸文。是尤不宜載者。何

則羨亮威權震主。負芒猜忌。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既而  
罪名具列。刑書是正。則先所降詔。本非實錄。而乃先後  
雙載。坐令矛盾兩傷。夫國之不造。史有哀冊。自晉宋已  
還。多載於起居注。詞皆虛飾。義不足觀。必以畧言之。故  
宜去也。昔漢王數項袁公。傲曹若不具錄。其文難以暴  
揚其過。至於二凶爲惡。不言可知。無俟傲數。始明罪狀。  
必刊諸國史。豈益異同。孝武作賦悼亡。鍾心內寵。情在  
兒女。語非軍國。松之所論者。其事甚末。兼復文理非工。  
熙先構逆。懷奸矯言。欺取且所爲藁草。本未宜行。斯並  
同在編次。不加銓擇。豈非蕪濫者邪。近代國史。通多此



累有同自鄒無足致譏若裴氏者歟作之中所可與言  
史者故偏舉其事以巾擗云

除徐傅官詔

宋書徐羨之傳字宗文高祖踐阼進號將軍加散騎常侍封南昌縣公少帝失

德羨之等廢之遷於吳郡遂加害太祖卽位進司徒  
改封南平郡公又傅亮傅亮字季友宋國初建從還壽  
陽高祖有受禪意亮悟旨曰臣暫宜還都至都卽徵  
高祖人輔至於受命進尚書僕射中書令少帝廢亮  
至江陵迎太祖既至太祖問少帝薨廢本末悲號鳴  
咽亮於是布腹心於劉彥之等深自結納太祖登祚  
加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進爵始興郡公(陽)太祖卽  
文帝也其二入除官詔沈書不載元嘉三年二人皆  
受元后哀冊宋書后妃傳文帝袁皇后諱齊嬀左光  
詩元后哀冊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生子劭上待  
后恩禮甚篤後潘淑妃愛傾後官因稱疾不復見上  
元嘉十七年疾篤上執手流涕因引被覆而崩上甚  
悼痛詔前永嘉太守顧延之字延年哀詩二凶愾宋書二  
策文甚麗云云按延之字延年

元因劭文帝長子也有女巫嚴道育自言通靈劭  
東陽公主自上託言善惡召入劭與始興王禧敬事  
之號曰天師遂爲巫蠱上知驚惋須檢覈廢劭眼溇  
死以語濟母潘淑妃淑妃以告濟濟弔劭劭詐上詔入  
官行弑世祖及南譙王義宣隨王誨舉義兵檄京邑  
云云又顏竣傳父光祿大夫延之竣爲世祖撫軍主  
簿世祖薨齊陽遷記室參軍世祖人討任總內外并  
造檄書南史延之爲劭光祿大夫劭以檄文示延之  
曰此筆誰造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何擬李夫人賦  
乃至爾曰竣尚不顧老臣何能爲陛下擬李夫人賦  
朱書奉武十四王傳始平王子鸞母殷淑儀寵子鸞  
愛冠諸子淑儀薨追進貴妃諡曰宣上痛愛不已擬  
漢李夫人賦曰朕以亡事棄日閱覽前王詞苑見李  
夫人賦涉其有懷亦以嗟咏久之因感而會焉云云

注國志表

見補

罪許曜詞

宋書范曄傳孔熙先有縱

城王義康保持之得免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數  
善天文云太祖必以非道晏駕江州應出天子以爲  
義康當之有法靜尼出入義康家熙先善彫脈法靜  
尼姊夫詩耀領隊在臺宿衛殿省嘗病熙先爲合湯

一劑糶疾。卽損因成。周旋熙先。以糶膺幹。因告逆謀。糶許爲內應。熙先使暉作義康書。與徐湛之宣示。同黨湛之。封上凡所連及。並伏誅。按罪許詞。沈書亦不載。又按裴畧。不可得見。而以全史較之。所收浮文。反簡於裴。故史通云爾。

### 北齊諸史

或問曰。王劭齊志多記當時鄙言。爲是乎。爲非乎。對曰。古往今來。名目各異。區分壤隔。稱謂不同。所以晉楚方言。齊魯俗語。六經諸子。載之多矣。自漢已降。風俗屢遷。求諸史籍。差視其事。或君臣之目。施諸朋友。或尊官之稱。屬諸君父。曲相崇敬。標以處士。王孫輕加侮辱。號以僕夫舍長。亦有荆楚訓多爲夥。廬江目橋爲圯。南呼北

知古二句出  
論衡謝短篇  
一物二句出  
陶宏景傳

人曰。僉西謂東。胡曰虜。渠們底箇。江左彼此之辭。乃若君卿中朝。汝我之義。斯並因地而變。隨時而革。布在方冊。無假推尋。足以知毗俗之有殊。驗土風之不類。然自二京失守。四夷稱制。夷夏相雜。音句尤媿。而彥鸞伯起。務存隱諱。重規德棻。志在文飾。遂使中國數百年內。其俗無得而言。蓋語曰。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又曰。一物不知。君子所恥。是則時無遠近。事無巨細。必籍多聞。以成博識。如今之所謂者。若中州名漢。關右稱羌。易臣以奴。呼母云姊。主上有大家之號。師人致兒郎之說。凡如此例。其流甚多。必尋其本源。莫詳所出。閱諸齊志。則

了。然。可。知。由。斯。而。言。劭。之。所。錄。其。爲。宏。益。多。矣。足。以。開  
後。進。之。蒙。蔽。廣。來。者。之。耳。目。微。君。懋。吾。幾。面。牆。於。近。事  
矣。而。子。奈。何。妄。加。譏。誚。者。哉。皇。家。修。五。代。史。館。中。陸。藁  
仍。存。皆。因。彼。舊。事。定。爲。新。史。觀。其。朱。墨。所。圖。鉛。黃。所。拂。  
猶。有。可。識。者。或。以。實。爲。虛。以。非。爲。是。其。北。齊。國。史。或。以  
武。定。臣。佐。降。在。成。朝。或。以。河。清。事。迹。擢。居。襄。代。故。時。日  
不。接。而。隔。越。相。偶。使。讀。者。瞽。亂。而。不。測。驚。駭。而。多。疑。嗟  
乎。因。斯。而。言。則。自。古。著。書。未。能。精。讜。書。成。絕。筆。而。遽。捐  
舊。章。遂。令。玉。石。同。燼。真。僞。難。尋。者。不。其。痛。哉。

處士王孫

後漢書爾衡傳衡爲江夏太守黃祖作書  
記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正得祖意

楚辭招隱士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淒淒漢書韓

信傳吾哀王孫而進食豈報望乎注蘇林曰王孫如

言公僕夫舍長按僕夫疑當作役夫左傳文公元年

子也潘崇曰享江芋而勿敬也楚太子商

臣從之江芋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

也史記扁鵲傳扁鵲姓秦氏名越人少時爲人舍長

注守客館之司多爲駭史記陳涉世家涉旣王故人

故云舍長也

者楚人謂多爲橋爲圮史記留侯世家良嘗間從容

駭故天下傳之

橋也東楚謂南呼北僮晉書周玘傳殺我者諸僮子

之圮音怡

博世說雅量褚公乘估客船投錢唐亭住時縣令當

送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合問牛屋下是何物人

吏云昨一僮父來寄亭中有尊

貴客權移之按所指皆北人也西謂東虜史記高祖

弩射中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中吾指又婁敬傳敵

諫伐匈奴上罵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後漢書光武擊

尤來大槍反爲所敗笑曰幾爲虜啞北史僭燕傳關

中謠曰太歲南行當復虜西人呼徒河爲白虜按所

指皆東渠們底箇郭注漢書云渠有其人于集韻們

人也注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

常呼為張底揚子法言箇枚也儀禮三個注今俗名

枚曰個左傳昭公三年二惠競爽又弱一個焉南史

王鎮之傳若遣一個有以相存按渠們底箇並可兩

字連說渠們猶言他乃若君卿祭統衛孔悝之鼎銘

們底箇猶言那箇乃若君卿曰若纂乃考服鄭注

若乃猶法也按乃亦作迺漢書張良傳豎儒幾敗迺

公事唐韻古音古人讀若為汝史記云吾翁即若翁

漢書云吾翁即汝翁可據也東坡墨君堂記凡人相

與稱謂貴之則公賢之則君韻會敵體相御隋庠以

來下已則稱新接隋前已然晉庾峻傳峻子敦王衍

不與交發誓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敦曰寤自

君我我必籍多聞籍通中州名漢北齊書帝后傳受

自卿卿舒傳漢兒文官連名總署按古來威關右稱羌禽經

懼邊朔惟漢最久遂襲以為華稱關右稱羌禽經

張華杜宇注曰繼靈襲巫山蜀人住江南羌住江北

號曰西州北史儒林傳李業興師事徐遵明鮮子靈

續曰李生久逐羌博士何所得也又北史周尉遲  
襲洛陽齊將段韶曰西羌闕過膏肓之病按二傳言  
差正指臣奴宋書魯爽傳魏主燕南寇爽與弟秀從  
闕右言臣奴渡河謀歸南請曰奴與南有隙云云下  
自釋云羣下於其母姊姊木作姊北齊書文宣皇后  
主稱奴猶稱臣也母姊李氏武成踐祚過滌有娠天  
原王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主上大家子親近侍從  
不知耶姊姊腹大故不見  
稱爲大家北齊書神武紀何故師人兒郎爾雅釋言  
獨大家又恩倖傳大家正作樂師人兒郎師人也郭  
注謂人衆左傳師人多寒舊唐書封常清傳高仙芝  
呼謂所召募兵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得少許物裝  
束未朱墨所圖塗通武定魏晉孝武既人關齊神武  
能足朱墨所圖塗通武定魏晉孝武既人關齊神武  
爲東魏孝靖帝天河清北齊書武成帝  
平四年改元武定河清北齊書武成帝

周書

今俗所行周史是令狐德棻等所撰其書文而不實雅



而無檢真迹甚寡客氣尤煩尋宇文初習華風事由蘇  
綽至於軍國詞令皆準尙書太祖勅朝廷他文悉準於  
此蓋史臣所記皆稟其規柳虬之徒從風而靡案綽文  
雖去彼淫麗存茲典實而陷於矯枉過正之失乖夫適  
俗隨時之義苟記言若是則其謬逾多爰及牛宏彌尙  
儒雅卽其舊事因而勒成務累清言罕逢佳句而令狐  
不能別求他述用廣異聞唯憑本書重加潤色遂使周  
氏一代之史多非實錄者焉

客氣

左傳定公八年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

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師退冉猛僞傷

足而先又侵齊攻原正之郭士人出師奔冉

猛逐之顧而無繼僞顛陽虎曰盡客氣也

蘇綽詞

令周書蘇綽德綽字令綽歷官大行臺左丞創有竹  
之季文體浮華周文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  
綽依尚書體爲大誥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按今  
取其書覆之厥有類王莽傳者後闕王應麟語亦云  
蘇綽大誥柳虬見史官篇牛宏見世家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近於莽矣柳虬官篇牛宏世家唯憑本書重加潤色  
原注按宇文氏事多見於王劭齊志隋書及蔡允恭  
後梁春秋其王褒庾信等事又多見於蕭韶太清記  
蕭大圖淮海亂離志裴政太清實錄杜臺卿齊記而  
令狐德棻了不兼採以廣其書蓋以其中有鄙言故  
畧致遺畧

### 隋書

案隋史譏王君懋撰齊隋二史敘錄頗碎至如劉臻還  
宅訪于方知王劭思書爲奴所侮此而畢載爲失更多  
可謂尤而効之罪又甚焉者矣

劉臻還宅

隋書劉臻傳臻字宜肇位儀同三司臻性

多忘有劉訥亦仕儀同臻欲尋訥謂從者

曰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謂臻還家于是引之

而去既扣門臻驚曰汝亦來耶其子王劭思書

曰此是大人家顧盼久之力悟

薦好經史用思既專性頗恍惚每至對食閉目凝思

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

厨人厨人以白劭劭依前閉

日伺而獲之其專固如此

持論微有因  
意緣子元但  
王褒貶不論  
文章故也論  
其一家之學  
則所論可存  
若論意旨於  
行墨之外則  
更有說焉昔  
氏謂氏之評  
皆持平之論  
也

雜說下

諸史

夫盛服飾者以珠翠爲先。工績事者以丹青爲主。至若  
錯綜乖所。分布失宜。則綵絢雖多。巧妙不足者矣。觀班  
氏公孫宏傳贊。直言漢之得人。盛於武宣二代。至於平  
津善惡。寂蔑無觀。持論如是。其義靡聞。必矜其美辭。愛  
而不棄。則宜微有改易。列於百官公卿表後。庶尋文究  
理。頗相附會。又沈侯謝靈運傳論。全說文體。備言音律。  
此正可爲翰林之補亡。流別之總說耳。如次諸史傳實  
爲乖越。陸士衡有云。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信矣哉。

昔劉勰有云。自卿淵已前。多役才而不課學。向雄已後。頗引書以助文。然近史所載亦多如是。故雖有王平所識。僅通十字。霍光無學。不知一經。而述其言語。必稱典故。良由才乏天然。故事資虛飾者矣。案宋書稱武帝入關。以鎮惡不伐。遠方馮異。於渭濱遊覽。追思太公。夫以宋祖無學。愚智所委。安能援引古事。以酬荅羣臣者乎。更有甚於此者。觀周齊二國。俱出陰山。而牛宏王劭。並掌策書。其載齊言也。則淺俗如彼。其載周言也。則文雅若此。夫如是何哉。非兩邦有夷夏之殊。由二史有虛實之異故也。世稱近史編語。唯周多美辭。夫以博採古文。

而聚成。今說是則俗之所傳。有雜九錫酒。孝經房中志。醉鄉記。或師範五經。或規模三史。雖文皆雅正。而事悉虛無。豈可便謂南董之才。宜居班馬之職也。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儼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酈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夫晉宋已前。帝王傳授。始自錫命。終於登極。其間賤疏。欵曲詔策。類煩雖事。皆僞跡。言並飾讓。猶能備其威儀。陳其文物。俾禮容可識。朝野具瞻。逮於近古。我則不暇。至如梁武之

居江陵齊宣之在晉陽或文出荊州假稱宣德之令或書成并部虛云孝靖之勅凡此文誥本不施行必也載之起居編之國史豈所謂撮其機要翦截浮辭者哉但二蕭陳隋諸史通多此失唯王劭所撰齊志獨無是焉

公孫宏傳贊

見編次篇按彼言宜居武宣紀末此言宜列公卿表後兩論皆通

謝靈

運傳論

其畧曰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屈宋導於前馬振於後王劉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建

安曹氏緯

文被質自漢至魏文體三變原其流所

始莫不同

祖風驟降及元康潘陸特秀自建武暨於

義熙仲文

革孫許之風叔源變太原之氣爰逮宋代

靈運與會

標舉延年體裁明密夫五色相宣八音協

暢若前有

浮聲則後須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尤

響妙達此

有始可言文翰林補亡二句原注李尤

虞擊撰文

卿洲二句隴才畧篇僅通十字傳平字子

章流別集

卿洲二句隴才畧篇僅通十字傳平字子

功生長戎旅手不能背其所識不  
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  
霍光無學漢書霍

光不學亡術  
鎮惡方馮異南史王鎮惡傳鎮惡孫之

領前鋒及昭長安於彌上迎武帝勞之謝曰此明  
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帝曰卿欲學馮

異耶後漢書馮異傳每所止舍諸將並坐  
論功異獨居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涇濱思太

公南史宋武帝紀帝至涇濱嘆曰此地寧復有呂望  
耶鄭鮮之曰明公以時日待士豈患海內無人

宋祖無學宋書謝鮮之傳帝少事軍旅不涉經學時  
或談論進難帝時有慙而南史裴昭明傳

昭明罷郡無宅帝曰我不雞九錫等  
讀書不知古人誰可比之王訓故袁淑伊

文皇甫松著酒孝經房中志王績著醉  
鄉記困學紀聞雞九錫封浚稽山子  
平頭上尾翹

語儷辭原法何元之梁典稱議納侯景高祖曰文叔  
得尹遵之降而陳豈滅安世用羊祐之言而

孫皓平夫漢晉之君事殊儷辭故也又按姚最梁後畧  
呼以字名此由須對語儷辭故也



稱高祖曰得既在我失亦在予不及子孫知復何恨  
夫變我稱予五文成句求諸人語理必不然此由避  
平頭上尾故也又蕭韶太清記曰溫子昇永安故事  
言爾朱世隆之攻沒建業也怨痛之響上徹天闈  
苦之極下傷人理此皆語非簡費而徒積字成文  
由趨聲對之爲患也或旌從流靡或語須偶對此  
爲害其流甚多南史陸厥傳厥好爲文章沈約謝朓  
王融類相推較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皆用官商將平  
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謹腰鶴鄒五字之中  
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微不同世呼爲永明體詩苑  
類格沈約云詩病有八平頭上尾謹腰鶴最忌辨如  
膝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唯上尾鶴膝最忌辨如臚史  
漢書臚食其傳贊高祖以征伐定天下而縉紳之徒  
駟其知辯並成大業臚生自匿監門待主然後出  
吃若周昌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知其不可  
陛下卽欲易太子文出荆州南史武帝紀齊南康  
然原期不奉詔文出荆州南史武帝紀齊南康  
東昏爲涪陵王以帝加征東鎮石頭王珍國斬東  
昏二年正月進帝爲梁公備九錫二月進爵爲王三

月丙辰齊帝下詔禪位四月辛酉宣德皇后合日西  
詔至憲章前代敬禪神器於梁明可臨軒授璽紱  
書成并部通鑑渤海高得政善圖識勸高洋受禪洋  
還晉陽合左右陳山提齊事條并密書與  
楊情山提至鄴情卽召太常卿邢劭等撰儀注秘書  
監魏收草九錫禪讓勸進諸文洋至鄴孝靖禪位於  
齊

### 別傳

劉向列女傳云夏姬再爲夫人。三爲王后。夫爲夫人則  
難以驗也。爲王后則斷可知矣。案其時諸國稱王。唯楚  
而已。如巫臣諫莊將納姬氏。不言曾入楚宮。則其爲后  
當在周室。蓋周惠雖衰。猶稱秉禮。豈可族稱姬氏而妻  
厥同姓者乎。又以女子一身而作嬪三代。求諸人事。理

必不然。尋夫春秋之後，國稱王者有七。蓋由向誤以夏  
姬之生當夫戰國之世，稱三爲王，后者謂歷嬪七國諸  
王。按以年代殊爲乖刺。至於他篇，茲例甚衆。故論楚也，  
則昭王與秦穆同時言齊也。則晏嬰居宋景之後。今粗  
舉一二，其流可知。觀劉向對成帝稱武宣行事世傳失  
實，事具風俗通。其言可謂明鑑者矣。及自造洪範五行  
及新序說苑列女神仙諸傳，而皆廣陳虛事，多構僞辭。  
夫傳聞失真，書事失實，蓋事有不獲已，人所不能免也。  
至於故爲異說以惑後來，則過之尤甚者矣。案蘇秦答  
燕易王稱有婦人將殺夫，令妾進其藥酒，妾佯僵而覆。

之。又甘茂謂蘇代云。貧人女。富人女。會績。曰。無以買。燭。而子之光。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此並戰國之時。遊說之士。寓言設理。以相比興。及向之著書也。乃用蘇氏之說。爲二婦人立傳。定其邦國。加其姓氏。以彼烏。有持爲指實。何其妄哉。至如伯奇化鳥。對吉甫。以哀鳴。宿痛隱形。于齊王。而作后。此則不附於物理者矣。復有懷羸失節。目爲貞女。劉安覆族。定以登仙。立言如是。豈顧正明之有傳。孟堅之有史哉。揚雄法言。不依仲尼之筆。非書也。自序又云。不讀非聖之書。然其撰甘泉賦。則云。鞭宓妃云云。劉勰文心。已譏之矣。然則文章小道。

無足致嗤。觀其蜀王本紀。稱杜魄化而爲鵲。荆屍變而爲鼈。其言如是。何其鄙哉。所謂非言之難。而行之難也。自戰國已下。詞人屬文。皆僞立客主。假相酬答。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父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敘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採爲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必如是。則馬卿遊梁。枚乘譖其好色。曹植至洛。宓妃觀於巖畔。撰漢魏史者。亦宜編爲實錄矣。嵇康撰高士傳。取莊子楚辭二漁父事。合成一篇。夫以園吏之寓言。騷人之假說。而定爲實錄。斯已謬矣。况此二漁父。

杜元凱撰列女記此條當連上滿氏未及改正

者較年則前後別時。論地則南北殊壤。而輒併之爲一。豈非惑哉。苟如是。則蘇代所言。雙擒蚌鷸。伍胥所遇。渡水蘆中。斯並漁父善事。亦可同歸一錄。何止掄袂緇帷之林。濯纓滄浪之水。若斯而已也。莊周著書。以寓言爲主。嵇康述高士傳。多引其虛辭。至若神有混沌。編諸首錄。苟以此爲實。則其流甚多。至如肅僊競長。虻蛇相憐。鸞鳩笑而後言。鮒魚忿以作色。向使康撰幽明錄。齊諧記。並可引爲真事矣。夫識理如此。何爲而薄周孔哉。杜元凱撰列女記。博採經籍前史。顯錄古老明言。而事有可疑。猶闕而不載。斯豈非理存雅正。心嫉邪僻者乎。君

子哉若人也。李陵集有與蘇武書詞采壯麗音句流靡。觀其文體不類西漢人。殆後來所爲。假稱陵作也。遷史缺而不載。良有以焉。編於李集中。斯爲謬矣。

夏姬

左傳成公二年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君

昭王秦穆同時

昭王當云平王卽中左篇秦穆女爲

其國之王乃止

荆平夫人兩引俱誤

晏嬰居宋景後

列女傳齊傷

作昭王彼篇已刊正

傷槐者刑於足衍醉而傷槐

景公且加罪焉嬌懼乃造晏嬰之門曰昔者宋景公

時大旱卜以人祝景公曰必以人祝寡人請自當之

今殺嬌之父鄰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郭評

宋景公頭曼在齊景世傳失實

文帝治天下孰與孝

宣皇帝劉向日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

者多世間言文帝祭代東門期日再中集上書囊爲

帷粟一升一錢凡此皆戰國燕策有遠為吏進藥酒者其妻私人其夫且

歸私者憂之其妻曰勿憂也吾己為藥酒待之矣後

二日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

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僮棄酒列女傳周

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腹妾也大夫仕於周其妻淫

於鄰人其下史記廿茂傳貧人女與富人女分餘光會續曰子可分我餘光云云列

文畧與策同吾者東海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會夜織徐吾燭數不屬李吾曰請無與夜也徐吾曰云

云伯奇化鳥陳思王合禽惡鳥論昔尹吉甫用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吉甫後悟追傷伯奇

出見鳥鳴聲噉然吉甫勸心曰伯勞乎乃其音尤切

吉甫曰伯勞乎是吾子棲吾輿非吾子飛勿居鳥葦

聲而棲於葦按史通所糾乃謂劉向書也而今本說苑新序皆不見斯事曾鞏二書序云新序三十篇隋

唐之世尚為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存者五篇又間得者十有三篇然則所糾

皆在亡郭注宿癩無隱形事列女傳宿癩宿癩隱形女者齊東郭探桑之女也項有大

篇數

史通削繁

卷四

夫



癩故號宿癩。閔王出遊百姓盡觀宿癩。探桑如故。王曰：「奇女也。」遂以爲后。黃本補注：「新序云：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自請宣王，日竊嘗喜，隱王曰：「試一行之言，未卒忽然不見。」宣王大驚，是隱形乃無鹽。」  
事非宿癩也。按事亦見列女傳。又懷羸，穆公女也。初謂女號鍾離春，無鹽乃其邑名。  
事晉懷公，閔後事晉文公重耳。故劉安，按漢書淮南日失節，按列女傳不及妻晉文事。劉安，按漢書淮南誅而以爲仙去者，葛洪神鞭必妃，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隄妃，今餉屈原血，彭肯劉總文心雕龍夸飾篇云：「子雲按獵鞭必妃，以餉屈原，變彼洛神，既非同兩而虛用。濫形不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隄其疎平，杜魄，荆屍，王訓故揚雄蜀王本紀云：「荆人隄王杜宇，杜宇立以爲相，杜宇號望帝，自以德不如隄令以其國禪之。又說文成都記云：「望帝死，其魄化爲鳥，名曰杜鵑，路史餘論：「雒水名也。亦作漁父。王逸注：「鬻縣在牂牁，故知幾以子雲之說爲妄。漁父，王逸注：「者屈原之所作也。漁父避俗時，神女，王嘗遊高唐夢。遇屈原怪而問之，遂相應答。」

一婦人去而辭曰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馬

陽臺之下楚襄王使玉賦高唐之事又作神女賦謂之

卿好色曰相如美人賦相如遊梁梁王悅之鄒陽謂之

相如子好色乎相如曰臣不好色也臣氣服於內曹

心正於懷信誓旦且乘志不同按枚鄒互異有謨曹

植至洛曹植洛神賦余從京城言歸東藩容與乎陽

一媿人於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加淳曰宓妃二漁

廢之昨宓妃黃補注漢書音義加淳曰宓妃二漁

父莊子漁父孔子遊於緇帷之林絃歌鼓琴奏曲未

以上距陸而止左手據鄰右手持頤以聽曲終楚辭

漁父箬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

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擒蚌伐燕蘇代為燕

不惟失議 **渡蘆中**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至江漁父渡

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

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

日因因兩賊相混 **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罔

逢何川姓字為混 **沌**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罔

鯀與忽時相遇於混 **沌** 之地混沌待之甚善鯀與忽

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 **其流甚多** 莊子秋水

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 **其流甚多** 非之盡謂東

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 **水入休乎缺** 發之崖此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 **東海之鼈** 左足未人右

**女記**

晉書杜預傳女記謂當時論者謂文義質

人問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必不堪者七其不可者二每非湯武而薄周孔

妄用足哉又鴛鴦見造遙遊 **薄周孔** 自惟至熟有

日夫天機之動何可易邪 **吾薄周孔** 橋康絕矣書

風蛇謂蛇曰吾以象足行而不及子之 **無足何也** 蛇

鄰已繫於是鼈問之規規然自失也 **又蛇** 憐蛇蛇憐

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觀乎 **東海之鼈** 左足未人右

海之鼈曰吾跳梁乎井幹之 **水入休乎缺** 發之崖此

而混沌死按與言語篇各意 **其流甚多** 非之盡謂東

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 **其流甚多** 莊子秋水

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

逢何川姓字為混 **沌** 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罔

鯀與忽時相遇於混 **沌** 之地混沌待之甚善鯀與忽

日因因兩賊相混 **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罔

身深葦之中有頃父來而呼之曰蘆中人蘆中人豈

非窮士乎子胥出應食畢曰請丈人姓字漁父曰今

日因因兩賊相混 **沌** 莊子應帝王南海之帝為罔

雜識

夫書名竹帛。物情所競。雖聖人無私。而君子亦黨。蓋易之作也。本非紀事之流。而孔子繫辭。輒盛述顏子稱其殆庶。雖言則無媿。事非虛美。亦由視子猶父。門人日親。故非所要言。而曲垂編錄者矣。既而揚雄寂寞。師心典誥。至於童烏稚子。蜀漢諸賢。太元法言。恣加褒賞。雖內舉不避。而情有所偏者焉。夫以宣尼叡哲。子雲參聖。在於著述。不能忘私。則自中庸以降。抑可知矣。如謝承漢書。偏黨吳越。魏收代史。盛誇胡塞。復焉足怪哉。夫所謂直筆者。不掩惡。不虛美。書之有益於褒貶。不書無損於

子雲參聖語  
見論衡超奇  
篇

此論最允

勸誠但舉其宏綱存其大體而已非謂絲毫必錄瑣細無遺者也如宋孝王王劭之徒其所記也喜論人惟簿不修言貌鄙事訐以爲直吾無取焉夫載筆立言名流今古如馬遷史記能成一家揚雄太元可傳千載此則其事尤大記之於傳可也至于近代則不然其有雕蟲末伎短才小說或爲集不過數卷或著書纔至一篇莫不一一列名編諸傳末事同七畧巨細必書斯亦煩之甚者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若漢代青翟劉舍位登丞相而班史無錄姜詩趙壹身止計吏而謝書

祀字一作嗣  
字是

有傳卽其例也。今之修史者則不然。其有才德闕如而位宦通顯。史臣載筆必爲立傳。其所記也。止具其生前。懸官歿後贈諡若斯而已矣。雖其間伸以狀跡粗陳一二。么麼恒事。曾何足觀。始自伯起魏書。迄乎皇家五史。通多此體。流蕩忘歸。史漢之風。忽焉不祀者矣。

童烏

法言問神篇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蜀漢九齡而與我元文注童烏子雲之子也

諸賢

原注謂嚴李鄭司馬之徒法言問明篇蜀莊沈

莊也

居難爲也按莊卽注之所謂嚴卽嚴君平也

不惠

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不夷

也

觀其行者穆如也問神篇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

云

蜀漢恰合舊作柳不知何人雄書亦無定誤君子

篇必也儒乎文麗用寡長卿也

子雲參聖

見本陸續述元

或爲集不過

數卷

原注如陳書陰鏗傳云有集五卷其類是也

著書纔至一篇

原注如

元紀云撰同姓名人

列名傳末

原注如梁書孝元紀云撰研神記陳書姚

察傳云撰西征記辨茗酪記後魏書劉芳傳云撰周

官音禮記音齊書祖鴻勛傳云撰晉祠記凡此書或

一卷兩卷而已自餘人有文集或四

青翟劉舍漢書

嘉傳自嘉死後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拍至侯許昌

平棘侯薛澤武強侯莊青翟商陵侯趙周皆躡躡廉

謹爲丞相備員而已無所姜詩按後漢廣漢人姜詩

能發明功名著於世者姜詩事母至孝永平三年

察孝廉拜中郎除江陽令其事范書具詩妻龐氏趙

傳中史通不徵范而徵謝蓋謝書則詩自有傳也趙

壹見載文篇

漢書五行志錯誤

班氏著志。抵牾者多。在於五行。蕪累尤甚。今輒條其錯繆。定爲四科。一曰引書失宜。二曰敘事乖理。三曰釋災多濫。四曰古學不精。又於四科之中。疏爲雜目。類聚區分。編之如后。

第一科

引書失宜者。其流有四。一曰史記左氏交錯相併。二曰春秋史記雜亂難別。三曰屢舉春秋言無定體。四曰書名去取所記不同。其志敘言之不從也。先稱史記周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又稱宣公六年。鄭公孫曼



滿與王子伯廖語欲爲卿案宣公六年自左傳所載也  
大上論單襄則持史記以標首下列曼滿則遺左氏而  
無言遂令讀者疑此宣公亦出史記而不云魯后莫定  
何邦是非難悟進退無準此所謂史記左氏交錯相併  
也志云史記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案成公者卽  
魯侯也班氏凡說魯之某公皆以春秋爲冠何則春秋  
者魯史之號言春秋則知公是魯君今引史記居先成  
公在下書非魯史而公捨魯名膠柱不移守株何甚此  
所謂春秋史訛雜亂難別也案班書爲志本以漢爲主  
在於漢時直記其帝號諡耳至於它代則云某書某國

君此其大例也。至如敘火不災。上具春秋桓公十四年。次敘稼穡不成。直云嚴公二十八年而已。夫以火稼之間。別書漢莽之事。年代已隔。去魯尤疎。洎乎改說異端。仍取春秋爲始。而於嚴公之上。不復以春秋建名。遂使漢帝魯公同歸一揆。必爲永例。理亦可容。在諸異科。事又不爾。求之盡一。其例無恆。此所謂屢舉春秋。言無定體也。案本志敘漢已前事。多畧其書名。至於服妖章。初云晉獻公使太子率師。佩之金玦。續云鄭子臧好爲聚鵠之冠。此二事之上。每加左氏爲首。夫一言可悉。而再列其名。省則都捐繁則太甚。此所謂書名去取。所記不

同也

單襄告魯

史記魯世家周單襄公與晉卻釘卻雙卻齊國佐語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三御

其當

曼滿語

左傳宣公六年鄭公子曼滿與王子伯麻語欲為卿伯麻告人曰無德而貪其

在周易豐之離弗過之

會於周本志史記成公十六

矣間一歲鄰人殺之

喪公見晉鴈公視遠步高告公曰晉將有亂魯侯問

天道人故對曰吾非晉史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

殆必禍者也按此會史記周簡王紀及魯晉二世家

皆不載左氏成公十六年經傳亦不書其文乃在外

傳周語下卷然亦不言成公十六年但曰柯陵之會

云云是則史記成公以下十三字乃班志自撰之文

本當云國語而誤書史記也又按柯陵之盟在火嫁

成公十七年杜注柯陵鄭西地亦非會於周也火嫁

之間

本志前言火失其性百舉其文曰春秋桓公十

帝未高祖原廟災明年恭居攝而止其下更端言稼

穡不成乃舉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之文中

而隔越其多其前春嚴公原注嚴公卽莊公也秋二字管不及此也漢避明帝諱改曰嚴珮金珮左傳閔公二年晉獻公使太子申生帥師聚鵠冠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珮後四年申生縊聚鵠冠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子臧好聚鵠冠鄭文公惡之使盜殺之

## 第二科

敘事乖理者其流有五。一曰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二曰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三曰直引時談。竟無它述。四曰科條不整。尋繹難知。五曰標舉年號。詳畧無準。志曰左氏昭公十五年。晉籍談如周葬穆后。既除喪而燕。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終焉。今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與喪賓燕。樂憂甚矣。禮王之大經也。

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將安用之。案其後七年。王室終如羊舌所說。此卽其效也。而班氏了不言之。此所謂徒發首端。不副徵驗也。志云。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女齊語。智伯曰。齊高子容。宋司徒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後皆亡。家之主也。專則速。及侈則將以力斃。九月。高子出奔北燕。所載至此。更無他說。案左氏昭公二十年。宋司徒奔陳。而班氏採諸本傳。直寫方言。閱彼全書。唯徵半事。遂令學者疑其明之說。有是有非。女齊之言。或得或失。此所謂虛編古語。討事不終也。志云。成帝於鴻嘉永始之載。好爲微行。置私田於民間。谷永諫曰。諸侯夢

得田占爲失國。而况王者蓄私田財物爲庶人之事乎。已下弗云成帝俊與不俊。谷永言效與不效。諫詞雖具。諸事闕如此。所謂直引時談。竟無它述者也。其述庶徵之恆寒也。先云釐公十年冬大雨雹。隨載劉向之占。次云公羊經曰大雨雹。續書董生之解。案公羊所說與上奚殊。而再列其辭。俱云大雨雹而已。又此科始言大雪與雹。繼言殞霜殺草。起自春秋。訖乎漢代。其事旣盡。仍重敘雹災。分散相離。斷絕無趣。夫同是一類。而限成二條。首尾紛拏。而章句錯揉。此所謂科條不整。尋釋難知者也。夫人君改元。肇自劉氏。史官所錄。須存凡例。案斯

志之記異也。首列元封年號，不詳漢代何君次言地節、河平、具、述、宣、成二帝。武稱元朔，每歲皆書。哀曰建平。同年必錄。此所謂標舉年號，詳畧無準者也。

三年之喪二

左傳昭公十五年六月王太子壽卒秋八月上穆后崩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注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

而傳曰父必三年而後娶達鴻嘉永始帝鴻嘉二年

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

行幸雲陽大司馬音上言陛下即位十五年繼嗣不立而日夜出遊外有微行之害內有疾病之憂是時

谷永亦上疏諫按成帝十三年釐公原注卽大雨雹改元鴻嘉十七年改元永始釐公倍公大雨雹

今志作雪疑劉占董解志釐公十年大雨雪劉向以

唐初本作雹董劉占董解志釐公十年大雨雪劉向以董仲舒以爲有所漸脅注陰氣脅始言繼言以爲大也按劉向所舉蓋左經也左無傳始言繼言以爲大

雨雪及未當雪而雪及大雨雹隕霜殺草皆常寒之  
罰桓公八年十月雪劉董皆有占按此一段在釐公  
十年左雪公羊雹仲舒占之前又昭公四年及文帝  
四景帝中六武帝元狩元元鼎二三元帝建昭二四  
陽朔四等年夾志雪又定公元釐公三及武帝元光  
四元帝永光元等年夾志霜又釐公二十九昭公三  
及武帝元封三宣帝地節四等年復志  
具述宣成原注  
宣帝地節四年成帝河每歲皆年原注始云元鼎二  
平二年其紀年號如此原注始云元鼎三年  
元鼎三年宜除同年必錄原注始云哀帝建平三年復  
元鼎之號也同年必錄云哀帝建平三年案同是一  
年宜云是歲而已  
不當重言其年也

### 第三科

釋災多濫者其流有八。一曰商摧前世。全違故實。二曰  
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三曰敷演多端。準的無主。四曰輕



此亦一說也  
溫公論理子  
元論勢論理  
者爲萬世之  
大防論勢者  
諒一時之情  
事或嚴或緩  
義可兩存

持善政用配妖禍。五曰但伸解釋不顯符應。六曰考覈雖讜。義理非精。七曰妖祥可知。寢嘿無說。八曰不循經典。自任胸懷。志云史記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是歲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威烈王命以爲諸侯。天子不恤同姓而爵其賊臣。天下不附矣。案周當戰國之世。微弱尤甚。故君疑竊斧臺名。逃債正比。夫泗上諸侯附庸小國者耳。至如三晉跋扈。欲爲諸侯。雖假王命。實由己出。譬夫近代莽稱安漢。匪平帝之至誠。卓號太師。豈獻皇之本願。而作者苟責威烈以妄施爵賞。坐貽妖孽。豈得謂人之情僞。盡知之者乎。此所謂商摧前世。全違故

實也。志云昭公十六年九月大雩。先是昭母夫人歸氏薨，昭不戚而大蒐於比蒲。又曰定公十二年九月大雩。先是公自侵鄭歸而城中，城二大夫圍鄆。案大蒐於比蒲，昭之十一年，城中城圍鄆，定之六年也。其二役去雩，皆非一載。夫以國家恆事而坐延災眚，歲月既遙而方聞響應，斯豈非烏有成說，扣寂爲辭者哉！此所謂影響不接，牽引相會也。志云嚴公七年秋大水，董仲舒、劉向以爲嚴母姜與兄齊侯淫，共殺桓公。嚴釋父讎，復娶齊女，未入而先與之淫。一年再出會於道，逆亂臣下賤之。之應也。又云十一年秋宋大水，董仲舒以爲時魯宋比。

年有乘止鄆之戰。百姓愁怨。陰氣盛。故二國俱水。案此說有三失焉。何者。嚴公十年十一年。公敗宋師於乘止。及鄆。夫以制勝克敵。策勲命賞。而反愁怨貽災邪。其失一也。且先是數年。嚴遭大水。按其時。月殊在戰前。而云與宋交兵。故二國大水。其失二也。況於七年之內。已釋水災。始以齊女爲辭。終以宋師爲應。前後靡定。向背何依。其失三也。夫以一災示膏。而三說競興。此所謂敷演多端。準的無主也。其釋厥咎。舒厥罰。恆煥以爲其政弛慢。失在舒緩。故罰之以煥。冬而亡冰。尋其解春秋之無冰也。皆主內失黎庶。外失諸侯。不事誅賞。不明善惡。蠻

夷猾夏。天子不能討。大夫擅權。邦君不敢制。若斯而已矣。次至武帝元狩六年冬。亡冰。而云先是遣衛霍二將軍。窮追單于。斬首十餘萬級。歸而大行慶賞。上又閔悔。勤勞。遣使巡行天下。存賜鰥寡。假與乏困。舉遺逸。獨行君子。諸行在所。郡國有以爲便宜者。上丞相御史以聞。於是天下咸喜。案漢帝其武功文德也。如彼。其先猛後寬也。如此。豈是有懦弱凌遲之失。而無刑罰戡定之功哉。何得苟以無冰示災。便謂與昔人同罪。矛盾自己。始末相違。豈其甚邪。此所謂輕持善政。用配妖禍也。志云。孝昭元鳳三年。太山有大石立。眭孟以爲當有庶人爲

天子者。京房易傳云。太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於山。同姓爲天下雄。案此當是孝宣皇帝卽位之祥也。夫宣帝出自閭閻。坐登宸極。所謂庶人受命者也。以曾孫血屬。上纂皇統。所謂同姓雄者也。昌邑見廢。謫居遠方。所謂人君虜者也。班書載此微祥。雖具有剖析。而求諸後應。曾不縷陳。敘事之宜。豈其若是。此所謂但申解釋。不顯符應也。當春秋之時。諸國賢俊多矣。如沙鹿其壞。梁山云崩。鵠退蜚於宋都。龍交鬪於鄭水。或伯宗子產。具述其非妖。或卜偃史過。盛言其必應。蓋於時有識君子。以爲美談。故左氏書之。不利貽厥來。

裔既而古今路阻。聞見壤隔。至漢代儒者董仲舒。劉向之徒。始別構異聞。輔申它說。以茲後學。陵彼先賢。蓋今諺所謂季與厥昆爭知。嫂諱者也。而班志尚捨長用短。捐舊習新。苟出異同。自矜魁博。多見其無識者矣。此所謂不循經典。自任胸懷也。

竊斧逃債

漢書諸侯王表敘論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分爲二周。有逃債之臺。被竊斧之言。注

服虔曰。周赧王負責主伯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師古曰。鈇。鉞王者。以爲威也。周衰政令不行。雖有鈇鉞。無所川之。是私竊隱藏之耳。陳書。莽稱安高祖紀。九錫詔云。竊鈇逃債。容身之地。無所。莽稱安漢。漢書王莽傳。莽諷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羣臣漢盛稱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莽有定國。安漢家之。功宜賜卓號太師。朝廷使光祿勳宣璠持節拜卓號安漢公。

爲太師位二國俱水原注謂七年魯大水也睦孟漢書睦

諸侯王上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秦山菜

字孟從嬴公受春秋爲議郎孝昭元鳳三年秦山菜

燕山南有大石自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石乃陰類下

民之象泰山乃王者易姓告代之處此當有從匹夫

爲天子者霍光惡之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徵

孟子沙鹿壞左傳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

爲郎沙鹿壞僖公十四年秋八月沙鹿崩晉卜

山梁山崩左傳成公五年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

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乘縵徽樂出次祝鷓退飛

幣史辭以禮焉如此而已伯宗以告而從之鷓退飛

左傳僖公十六年六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

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陰龍交關

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此云史過傳作叔興龍交關

左傳昭公十九年鄭大水龍鬪於時門之外洧淵國

人請禁焉子產弗許曰我鬪龍不我覩也龍鬪我獨

向覩焉曠之則彼其室也吾無董劉別構異聞志沙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董劉別構異聞

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董劉別構異聞

穀梁曰林屬於山曰麓沙其名也劉向以爲背源故  
亂之象齊桓霸道將廢公羊以爲沙麓河上邑也  
仲舒說畧同又梁山崩穀梁曰癘河三日不流晉君  
率臣哭之乃流劉向以爲山陽君也水陰民也喪亡  
象也董說畧同又六鵝退蜚過宋都劉歆以爲風發  
它所至宋而高鵝高蜚而逢之則退象宋襄與彌楚  
爭盟後六年爲楚所執應六之數云又龍闕於鄭洧  
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  
以彌吳鄭當其衝子產任政鄭卒無患能以  
德消變之效也按龍之占後又見雜駢篇  
諱原注今諺曰弟與兄爭嫂  
字以其名鄙故稱文飾之

#### 第四科

古學不精者其流有三。一曰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二曰  
兼採左氏遺逸甚多。三曰屢舉舊事。不知所出。志云。庶  
徵之恆風。劉向以爲春秋無其應。劉歆以爲釐十六年。



左氏傳釋六鷗退飛是也。案舊史稱劉向學穀梁歆學左氏。既祖習各異。而聞見不同。信矣。而周木斯拔。鄭車償濟。風之爲害。備於尚書春秋。向則畧而不言。歆則知而不傳。又詳言衆怪。歷敘羣妖。述雨釐爲災。而不錄趙毛生地。書異鳥相育。而不載朱雀生鷗。斯皆見小忘大。舉輕畧重。蓋學有不同。識無通鑒故也。且當炎漢之代。厥異尤奇。若景帝承平。赤風如血。于公在職。亢陽爲旱。惟紀與傳。各具其詳。在於志中。獨無其說者。何哉。此所謂博引前書。網羅不盡也。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眚。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者也。今班志

所引上自周之幽厲下終魯之定哀而不云國語唯稱  
史記豈非忘本徇末。逐近棄遠者乎。此所謂屢舉舊事  
不知所出也。所定多日。凡二十種。但其失既眾。不可殫  
論。故每目之中。以好舉一事。庶觸類而長。他皆可知。又  
案斯志之作。也。本欲明吉凶釋休咎懲惡勸善以戒將  
來。至如春秋已還。漢代而往。其間日蝕地震石隕山崩  
雨雹雨魚大旱大水犬豕爲禍桃李冬花多直敘其災  
而不言其應。此乃魯史之春秋。漢書之帝紀耳。何用復  
編之於此志哉。昔班叔皮云。司馬遷敘相如。則舉其郡  
縣著其字。蕭曹陳平之屬。仲舒並時之人。不記其字。或

縣而不郡。蓋有所未暇也。若孟堅此志錯繆殊多。豈亦刊削未周者邪。不然何脫畧之甚也。亦有穿鑿成文。強生異義。如蠹之爲惑。麋之爲迷。隕五石者。齊五子之徵。潰七山者。漢七國之象。叔服會葬。邲伯來奔。亢陽所以成妖。鄭易許田。魯謀萊國。食苗所以爲禍。諸如此比。其類宏多。徒有解釋。無足觀採。知音君子。幸爲詳焉。

木拔

見金

車債

左傳隱公三年冬庚戌鄭伯之車債於濟杜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

欲知而不傳

傳恐常

雨釐

志中上天漢元年天雨白毛三年八月天雨白毛

房易傳曰前樂後

趙毛生地

風俗通皇霸趙王遷信秦反問殺李牧遂爲所

憂厥妖天雨羽

趙爲號秦爲笑

以爲不鳥相育志中

滅先此童謠曰趙

爲號秦爲笑

以爲不鳥相育志中

信觀地上生毛謠亦見史記趙世家

以爲不鳥相育志中

帝綏和二年三月天水平襄有燕生爵哺食至大俱

飛京房易傳曰燕生爵諸侯銷一口生非其類子不

嗣宋雀生鷓鴣于訓故賈誼新書曰宋康王時有雀生

世康王喜於是滅滕伐諸侯射天笞地滅社稷齊赤

侯伐之王逃于郕侯之館而死(按)卽宋王偃也

風如血漢書孝武紀建元四年夏亢陽為旱定國傳

父子公為郡決曹東海太守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

後太守至卜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

之儻在是乎於是太守祭敘災不言應願泔載春秋

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敘災不言應願泔載春秋

而二不言其應漢時日蝕五十三而四十年不言其應

又惠帝二年武帝征和二年宣帝本始四年元帝永

光三年綏和二年皆地震隕石凡十四總不言其應

又高后二年武都山崩成帝河平二年楚國雨雹大

如斧蜚鳥死成帝鴻嘉四年雨魚于信都孝景之時

大旱者二昭成二代大雨水三河平元年長安有如

人狀被甲持兵以弩擊之皆狗也又鴻嘉中狗虻為

與不交惠帝五年桃李花棗實皆不言其應也

虻為

惑志下上嚴公十八年秋有城劉向曰為蟻生南越

也 麋為迷志中上嚴公十七年冬多麋劉向曰為麋

淫者五石五子志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星紀厭在元

也 五石五子志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星紀厭在元

後五石象齊威卒而五公子作亂七山七國志下上

年齊楚地山二十九所大發水潰出劉向曰為水沴

上天戒勿盛齊楚之君後十六年帝分齊地立悼惠

王庶子六人皆為王至景帝三年齊楚七國起兵漢

皆破之漢七國眾山潰滅被其害按文言潰七山者

七國之山叔服郟伯志中上文公二年自十二月不

昔水潰也叔服郟伯雨至於秋七月天子使叔服會

葬按事詳雜駁首條又十三年正月秦使來聘城諸及

七月先是曹杞滕來朝郟伯來奔秦使來聘城諸及

郟二年之間五國趨之易田謀萊志下上隱公八年

內城二邑苑陽失眾之易田謀萊九月螟時鄭伯曰

郟將易許田有貪利心京房易傳曰貪厥災蟲食

根又中下桓公五年螽劉向曰為介蟲之孽易邑興

役宜公六年  
為宜比再如齊謀伐萊

此條已見書  
志篇而其文  
不詳故此仍  
保存

五行志雜駁

魯文公二年不雨。班氏以爲自文卽位。天子使叔服會  
葬。毛伯賜命。又會晉侯于戚。上得天子。外得諸侯。沛然  
自大。故致亢陽之禍。案周之東遷。日以微弱。故鄭取溫  
麥。射王中肩。楚絕苞茅。觀兵問鼎。事同列國。變雅爲風。  
如魯者。方大邦不足。比小國有餘。安有暫降。衰周使臣。  
遽以驕矜自恃。坐招厥罰。亢陽爲怪。求諸人事。理必不  
然。天高聽卑。豈其若是也。春秋釐公十二年。日有蝕之。  
劉向以爲是時莒滅杞。案釐十四年。諸侯城緣陵。公羊  
傳曰。曷爲城杞。滅之。孰滅之。蓋徐莒也。如中壘所釋。富

以公羊爲本耳。然則公羊所說不如左氏之詳。左氏襄公二十九年。晉平公時。杞尙在。云春秋文公元年。日有蝕之。劉向以爲後晉滅江。案本經書文四年。楚人滅江。今云晉滅。其說無取。且江居南裔。與楚爲鄰。晉處北方。去江殊遠。稱晉所滅。其理難通。左氏傳魯襄公時。宋有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宋平公母共姬之御者見而收之。因名曰棄。長而美好。納之平公。生子曰佐。後宋臣伊戾讒太子痤而殺之。先是大夫華元出奔晉。華合比奔衛。劉向以爲時則有火災赤眚之明應也。案災祥之作。將應後來事跡之彰。用符前兆。如華元奔晉。在成十



五年參諸棄堤。實難符會。又合比奔衛。在昭六年而與元奔俱云。先是惟前與後事並相違者焉。春秋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麋鼠食郊牛角。襄公十五年日有蝕之。董仲舒劉向皆以爲自此前後。晉爲雞澤之會。諸侯盟。大夫又盟。後爲淇梁之會。諸侯在而大夫獨相與盟。君若綴旒不得舉手。又襄公十六年五月地震。劉向以爲是歲三月大夫盟於淇梁。而五月地震矣。又其二十八年春無冰。班固以爲天下異也。襄公時天下諸侯之大夫皆執國權。君不能制。漸將日甚。案春秋諸國權臣可得言者。如三桓六卿田氏而已。如雞澤之會。淇梁之盟。

其臣豈有若向之所說者邪。然而穀梁謂大夫不臣諸侯失政。譏其無禮。自擅在茲一舉而已。非是如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相承世官。遂移國柄。若斯之失也。若董劉之徒不窺左氏直憑二傳。遂廣爲它說。多肆妄言。仍云君若綴旒。臣將日甚。何其妄也。哀公十三年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董仲舒劉向以爲周之十一月。夏九月日在氏。出東方者軫角亢也。或曰角亢大國之象。爲齊晉也。其後田氏篡齊。六卿分晉。案星孛之後二年。春秋之經盡矣。又十一年。左氏之傳盡矣。自傳盡後八十二年。齊康公爲田和所滅。又七年。晉靜公爲韓魏趙所滅。上

去星孛之歲皆出百餘年。辰象所經。氛祲所指。若相感。應何太疎濶者哉。且當春秋既終之後。左傳未盡之前。其間衛弑君。越滅吳。魯遜越。賊臣逆子。破家亡國多矣。此正得東方之象。大國之徵。何故捨而不述。遠求他代者乎。又范與中行。早從殄滅。智入戰國。繼踵云亡。輒與三晉連名。總以六卿爲目。殊爲謬也。尋斯失所起。可以意測。何者。二傳所引事。終西狩獲麟。左氏所書。語連趙襄滅智。漢代學者。唯讀二傳。不觀左氏。故事有不周。言多脫略。且春秋之後。戰國之時。史官闕書。年祀難記。而學者遂疑。纂齊分晉。時與魯史相鄰。故輕引災祥。用相

符會白圭之玷。何其甚歟。春秋釐公三十三年十二月。隕霜不殺草。成公五年。梁山崩。七年。麇食郊牛角。劉向以其後三家逐魯。昭公卒死於外之象。案乾侯之出。事由季氏。孟叔二孫。本所不預。况昭子以納君不遂。發憤而卒。論其義烈。道貫幽明。定爲忠臣。猶且無愧。編諸逆黨。何乃厚誣。夫以罪由一家。而兼云二族。以此題目。何其濫歟。左氏傳。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劉向以爲近龍孽也。鄭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鄭當其衝。不能修德。將鬪三國。以自危亡。是時子產在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亡。患此能以。

德銷災之道也。春秋之十九年。晉楚連盟。干弋不作。吳雖強暴。未擾諸華。鄭無外虞。非子產之力也。又吳爲遠國。僻在江干。必略中原。當以楚宋爲始。鄭居河潁。地匪夷戾。謂當要衝。殊爲乖角。求諸地理。不其爽歟。春秋昭公十五年六月。日有蝕之。董仲舒以爲時宿在畢。晉國象也。又云日比再蝕。其事在春秋後。故不載於經。案自昭十五年。迄於獲麟之歲。其間日蝕復有九焉。事列本經。披文立驗。安得云再蝕而已。又在春秋之後也。且觀班志編此九蝕。其人皆載董生所占。復不得言董以事後春秋。故不存編錄。再思其語。三覆所由。斯蓋孟堅之

誤非仲舒之罪也。春秋昭公九年。陳火。劉向以爲先是陳侯之弟招殺陳太子偃師。楚因滅陳。春秋不與蠻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也。案楚縣中國以爲邑者多矣。如邑有宜見於經者。豈可不以楚爲名者哉。蓋當斯時。陳雖暫亡。尋復舊國。故仍取陳號。不假楚名。獨不見鄭裨竈之說乎。裨竈之說。斯災也。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此其效也。自斯而後。若顓頊之墟。宛丘之地。如有應書於國史者。豈可復謂之陳乎。

會葬賜命會戚

木志師古法會葬葬僖公賜命賜已命主爲瑞信也會戚大夫公孫敖會

之戚變雅爲風

秦離鄭義幽王之亂宗周滅平王東遷政遂微弱下列於諸侯其詩不能

於國焉紀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晉侯

悼夫人掘叔侯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伊

後也而陸於晉何必齊魯以肥杞注夫杞女也伊

戾讒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

從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華元

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信有焉太子縊華元

奔晉左傳成公十五年華元曰吾為右師公室卑

比奔衛左傳昭公六年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

亡人之族公逐華雞澤之會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

合比合比奔衛雞澤之會左傳襄公三年六月公

于雞澤陳成公使袁僑加會求成晉侯使和組父告

于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

服也杜注其君不來使梁之盟左傳襄公十六年

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梁之盟晉平公即位改服

脩官烝于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梁梁命歸侵田晉侯

與諸侯晏于温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于是叔孫

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政由甯氏二句左

襄公二十六年衛獻公自夷求復二傳為說襄公三

國使子鮮與甯喜相要之言也

會雞澤下即注中云云又十六年會泲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又曰云云又公羊會泲梁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

何信在大夫也

君若贅旒然

麥言唐陸贄傳麥言無驗衛弒君左

哀公十七年衛侯貞卜其繇曰如魚鼈尾衡流而方

羊裔焉公使匠久公欲逐石圃石圃因匠氏攻公公

踰于北方而墜折肱公入于戎州謂己氏曰活我我與女璧已氏曰殺女璧將焉往遂弒之越滅

左傳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越滅吳請使魯遜

吳王居而東離口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

越在哀公二十七年昭子發憤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季

闕歸平子稽顙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公使昭子自鑄歸平

子有異志十月辛酉昭子齊鄭居河頰公為司徒問

于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鄭居河頰公為司徒問



于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以逃之  
伯對曰其濟滹河穎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君若寄  
孥與貽焉夷庚左傳成公十八年塞夷庚注吳晉往  
不敢不許夷庚來之要道疏夷平地也詩序云山庚  
以庚爲道也東哲補亡九蝕八占昭十五年之後于  
詩蕩蕩夷庚物則山之九蝕八占昭十五年之後于  
昭又有十七年二十一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  
于定則有五年十二二十五凡三蝕下至哀十四之蝕  
而春秋盡總九蝕也董之占陳火左傳昭公九年夏  
惟哀十四無占總八占也陳火四月陳災鄭裨竈  
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陳水屬也火  
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  
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鷓火而後陳卒亡楚克  
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杜預注天火曰災  
陳旣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招殺偃師  
麓崩不書晉災繫於所災故以所在爲名招殺偃師  
左傳昭公八年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傳陳  
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偃師而  
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哀公有廢疾招殺偃師而立  
留哀公縊于徵師赴于楚楚滅陳按滅陳事見上

暗惑

夫人識有不燭。神有不明。則真僞莫分。邪正靡別。昔人有以髮繞炙。誤其國君者。有置毒於胙。誣其太子者。夫髮經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經時。無復殺害。而行之者。僞成其事。受之者。信以爲然。故使見咎一時。取怨千載。夫史傳敘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難憑。欺誣可見。如古來學者。莫覺其非。蓋往往有焉。今聊舉一二。加以駁難。列之如左。史記本紀曰。瞽叟使舜穿井。爲匿空旁。出。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瞽叟象喜。以舜爲已死。象乃止。舜宮難曰。夫杳冥不測。變化無恆。兵革所不能傷。網羅所不

覆爲匿空爲  
字似別穿一  
穴伏匿於有  
而出不言神

怪也子元此  
論似固然其  
言則甚偉

能制若左慈易質爲羊劉根窺形入壁是也時無可移  
禍有必至雖大聖所不能免若姬伯拘於羑里孔父阬  
於陳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謂彼幻化是爲聖人豈知  
聖人智周萬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與夫方內之士有  
何異哉如史記云重華入於井中匿空出去此則其意  
以舜是左慈劉根之類非姬伯孔父之徒苟識事如斯  
難以語夫聖道矣且案太史公云黃帝堯舜軼事時時  
見於他說余擇其言尤雅者著爲本紀書首若如向之  
所述豈可謂之雅邪又史記田敬仲世家曰田常成子  
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姬乎采芑歸乎田

成子難曰。夫人既從物。故然後加以易名。田常見存。而  
遽呼以諡。此之不實。明然可知。又案左氏傳。石碣曰。陳  
桓公方有寵於王。史記家令說。太上皇曰。高祖。雖子人  
主也。諸如此說。其例皆同。然而事由過誤。易爲筆削。若  
田氏世家之論成子也。乃結以韻語。纂成歌詞。欲加刊  
正。無可釐革。故獨舉其失。以爲標冠云。又史記仲尼弟  
子列傳曰。孔子既歿。有若狀似孔子。弟子相與共立爲  
師。師之如夫子。他日弟子進問曰。昔夫子當行使弟子  
持雨具。已而果雨。商瞿年長無子。母爲取室。孔子曰。瞿  
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敢問夫子何以知

此有若嘿然無應弟子起曰有子避此非子之坐也難  
曰孔門弟子七十二人柴愚參魯宰言游學師商可方  
回賜非類此並聖人品藻優劣已詳門徒商權減否又  
定如有若者名不隸於四科舉無偕於十喆逮尼父既  
歿方取爲師以不答所問始令避坐同稱達者何見事  
之晚乎且退老西河取疑夫子猶使喪明致罰投杖謝  
愆何肯公然自欺詐相策奉此乃童兒相戲非復長老  
所爲觀孟軻著書首陳此說馬遷裁史仍習其言得自  
委巷曾無先覺悲夫又史記漢書皆曰上自雒陽南宮  
從複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

此駁無答

侯曰陛下所封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讐忌此屬長  
誅故相聚謀反爾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  
所憎誰最甚者上曰雍齒留侯曰今先封雍齒以示羣  
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置酒封雍齒  
爲侯難曰夫公家之事知無不爲見無禮於君如鷹鷂  
之逐鳥雀案子房之少也傾家結客爲韓報讐此則忠  
義素彰名節甚著其事漢也何爲屬羣小聚謀將犯其  
君遂嘿然杜口侯問方對倘若高祖不問竟欲無言者  
邪且將而必誅罪在不測如諸將屯聚圖爲禍亂密言  
臺上猶懼覺知羣議沙中何無避忌爲國之道必不如

斯然則張良慮反側不安。雍齒以嫌疑受爵。蓋當時實有其事也。如復道之望。坐沙而語。是說者敷演妄溢其端耳。又東觀漢記曰。赤眉降後。積甲與熊耳山齊云云。難曰。案益子既亡。棄甲誠眾。必與山比峻。則未之有也。昔大誓云。前徒倒戈。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蓋言之甚也。如積甲與熊耳山齊者。抑亦血流漂杵之徒歟。又魏志注語林曰。匈奴遣使人來朝。太祖令崔琰在座。而已握刀侍立。既而使人問匈奴使者曰。曹公何如。對曰。曹公美則美矣。而侍立者非人臣之相。太祖乃追殺使者云云。難曰。昔孟陽臥床。詐稱齊后。紀信乘車。矯號漢王。或

主遘屯蒙或朝罹兵革故權以取濟事非獲已如崔琰  
本無此急何得以臣代君者哉且凡稱人君皆慎其舉  
措况魏武經綸霸業南面受朝而使臣居君座君處臣  
位將何以使萬國具瞻百寮僉囑也又漢代之於匈奴  
其爲綏撫勤矣雖復賂以金帛結以親姻猶恐虺毒不  
悛狼心易擾如輒殺其使者不顯罪名復何以懷四夷  
於外蕃建五利於中國且曹公必以所爲過失懼招物  
議故誅彼行人將以杜茲謗口而言同綸綽聲遍寰區  
欲益而彰止益其辱雖愚暗之主猶所不爲况英略之  
君豈其若是夫芻蕘鄙說閭巷譎言凡如此書通無擊



難而裴引語林斯事編入魏史注中持彼虛詞亂茲實錄蓋曹公多詐好立詭謀流俗相欺遂爲此說故特申摛撫辯其疑誤者焉又魏世諸小書皆云文鴛侍講殿瓦皆飛云云難曰案漢書云項王叱咤懼伏千人然則呼聲之極大者不過使人披靡而已尋文鴛武勇遠慙項籍况侍君側固當屏氣徐言安能檐瓦皆飛有踰武安鳴鼓且瓦旣飄墮則人必震驚而魏帝與其羣臣焉得歸然無害也又晉陽秋曰胡質爲荊州刺史子威自京都省之見父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疋爲路糧威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難曰

此自漢文然  
天下實有此  
一種人

古人謂方牧爲二千石者以其祿有二十石故也名以定體貴實甚焉設使廉如伯夷介若黔敖苟居此職終不患於貧餒者如胡威之別其父也一縑之財猶且發問則千石之俸其費安施料以牙籌推以食箸察其厚薄知不然矣或曰觀諸史所載茲流非一必以多爲證則足可無疑然人自有身安弊溫口甘麤糲而多藏鏹帛無所散用者故公孫宏位至三公而臥布被食脫粟飯汲黯所謂齊人多詐者是也安知胡威之徒其儉亦皆如此而史臣不詳厥理直謂清白當然繆矣哉又新晉書阮籍傳曰籍至孝母終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

留與決。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葬。食一  
蒸。狔飲二斗酒。然後臨穴。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復吐  
血數斗。毀瘠骨立。殆致滅性。難曰。夫人才雖下。愚識雖  
不肖。始亡天屬。必致其哀。但有苴經未幾。悲荒遽輟。如  
謂本無戚容。則未之有也。况嗣宗當聖善將歿。閔凶所  
鍾。合門惶恐。舉族悲咤。居里巷者。猶停春相之音。在鄰  
伍者。尚申匍匐之救。而爲其子者。方對局求決。舉杯酣  
暢。但當此際。曾無感惻。則心同木石。志如梟獍者。安有  
既臨泉穴。始知摧慟者乎。求諸人情。事必不爾。又孝子  
之喪親也。朝夕孺慕。鹽酪不嘗。斯可至於癯瘠矣。如甘

持論公允切  
中事情

旨在念則筋肉內寬醉飽自得則肌膚外博况乎潔清  
純酒不改平素雖復時一嘔慟豈能柴毀骨立乎蓋彼  
阮生者不修名教居喪過失而說者遂言其無禮如彼  
又以其志操本異才識甚高而談者遂言其至性如此  
惟毀及譽皆無取焉又新晉書王祥傳曰祥漢末遭亂  
扶母攜弟覽避地廬江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  
母終徐州刺史呂虔檄爲別駕年垂耳順覽勸之乃應  
召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時人歌曰海  
沂之康實賴王祥年八十五太始五年薨難曰祥爲徐  
州別駕寇盜充斥固是漢建安中徐州未清時事耳有

魏受命凡四十五年。上去徐州寇賊充斥。下至晉太始五年。當六十年已上矣。祥於建安中年垂耳順。更加六十載。至晉太始五年。薨則當年一百二十歲矣。而史云年八十五。薨者何也。如必以終時實年八十五。則爲徐州別駕。止可年二十六矣。其未從官已前。安得復有三十餘年乎。必謂祥爲別駕在建安後。則徐州清晏。何得云于時寇賊充斥。祥率勵兵士。頻討破之乎。求其前後。無一符會也。凡所駁難。具列如右。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識惟愚滯。或採彼流言。不加銓擇。或傳諸繆說。卽從編次。用使真僞混淆。是非參錯。諱曰信書。不如無書。蓋

爲此也。夫書彼竹帛事非容易。凡爲國史可不慎諸。

髮繞炙

王訓故韓非子文公之時宰臣上炙而髮繞之文公召宰夫而譙之宰夫頓首再拜曰奉

熾燒炭火盡赤紅炙熟而髮不焦臣之罪也堂下得微有娥臣者乎公乃召堂下而譙之果然毒胙

左傳僖公四年晉太子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置之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夫

大難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出太子

杜注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感匿空旁出

史記虞本紀注正義曰言舜潛匿穿空旁從他井而出也括地志云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其西又

有一井耆舊傳云並舜井也左慈易質見採劉根竄

舜自中出按此等皆出傳會後漢書方術傳劉根隱嵩山諸好事者就根學道

形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收執詣郡根曰吾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祈曰促召之根於是左顧而嘯有頃

祈之亡父祖近親皆反縛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祈驚懼悲哀頓首流血根嘿而田常成子史記田齊世家陳敬仲之

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如齊以陳氏爲田氏五世孫田釐子乞事齊景公其  
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于民以大斗由是田氏得  
齊衆心宗族益彊乞卒子常代立是爲田成子齊簡  
公立田常脩釐子之政齊人歌之云云常卒諡爲成  
子按史綴後陳桓有寵語見左傳高祖雖子語見史  
句尤露咬綻紀西河取疑禮弓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曾子弔之  
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何無罪與  
子夏投其杖而拜曰吾過矣吾過矣鄭注言有師而  
不稱師也疏使西河疑與夫子相似雍齒史記留侯  
皇氏言疑子夏是夫子之身非也雍齒世家雍齒  
與我故數嘗辱我我欲殺之爲功多故不忍知無不  
又封爲什方侯注括地志云益州什邡縣  
爲左傳僖公九年晉荀息曰鷹鷂之逐左傳文公十  
出言僕將而必誅公羊傳注公三十二年公子牙今  
之語將而赤眉益子後漢書劉盆子者太山式人城陽  
誅焉景王章之後琅琊人樊崇起兵於

苜王莽遣廉丹王匡擊之崇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  
朱其眉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赤眉將兵西求劉氏  
共尊立之遂立盆子爲帝白晝建始元年人畏安城  
更始來降赤眉貪財物出大掠時三輔飢引而東歸  
光武要其還路赤眉驚乞降曰盆子將百萬眾降  
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女以不死耳樊崇乃將盆子  
兩祖降積兵甲宜陽崔季珪魏志崔陵傳陵字季珪  
城西與熊耳山齊崔季珪清河人爲東西曹掾屬  
遷中尉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  
士瞻望而太祖亦敬憚焉按語林事亦見世說容止  
篇魏武將見匈奴使自以形陋使崔季珪代帝自捉  
刀立牀頭云云匈奴使曰牀頭捉刀人乃英雄也  
孟陽臥牀左傳莊公八年齊侯田于貝邱墜車反徒  
中遂入殺孟陽于紀信乘蠹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牀曰非君也不類紀信乘蠹史記項羽本紀漢王食  
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轡左蘇曰漢王降楚  
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從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  
漢王安在信曰已出文鴛按文鴛有二一在魏高貴  
矣項王燒殺紀信



晉末遼西鮮卑段務勿塵子匹碑弟也文乃指魏時  
者通鑑高貴正元二年為夜襲司馬師營甘露三年  
降於司馬昭晉書景帝紀為勇冠三軍景帝目有瘤  
割之鴛來攻鷲而目出即其人也小書侍講事無考  
武安鳴鼓史記廉藺傳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合趙奢  
鼓噪勒兵武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秦軍武安西  
安屋瓦盡振胡質並子威晉書良史魏胡威字伯武  
征東將軍荆州刺史威早厲志尚質之為荆州也云  
云與晉陽秋畧同威歷徐州刺史入朝武帝語平生  
日卿孰與父清對曰臣父清恐人介若黔敖檀弓齊  
知臣清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介若黔敖大飢黔  
敖為食於路有餓者質貿然來黔敖曰嗟來食曰子  
惟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按介當屬餓者文似  
誤恐當作黔法言重黎篇或問賢曰顏淵黔婁皇  
甫謚高士傳黔婁死妻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食不  
充膚衣不益形何樂而為康妻曰昔君嘗賜粟三千  
鍾先生辭不受甘天下之淡味求仁而得仁謚為康  
不亦宜乎亦史載非一原注引張吳二事按後漢書  
見列女傳張堪傳堪在蜀公孫述破珍

管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破囊而已  
晉書良史傳吳隱之將嫁女謝石知其貧素合助廚  
帳使至方見婢牽犬布破脫粟曰宏位三公奉祿甚  
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  
多然爲布被此詐也又宏身食一肉脫粟飯西京雜  
記宏故人高賀告人曰公孫內服貂蟬外衣麻象內  
廚五鼎外膳一肴豈可示天下於是朝廷疑阮籍見  
其矯焉宏開之歎曰寧逢惡賓勿逢故人  
官籬按晉書阮籍傳始致滅性之下云裴楷往弔之  
籍散髮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或問曰籍既  
不哭君何爲禮楷曰阮籍方外之士我俗中之  
人時人歎爲兩得愚謂此一段語乖誕尤甚  
種弓郊有喪春不相更記商君傳趙良曰五殺大王  
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斁  
祥晉書王祥傳祥字休徵琅琊臨沂人繼母朱氏不  
祥慈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敬母嘗欲生魚冰凍忽  
解雙鯉躍出母又思黃雀炙黃雀數十入沂除寇賊  
其幟鄉里稱爲孝感馬漢末遭亂云云  
建安初年則有呂布袁術之亂是在魏之初起至高  
貴鄉公時則有母正儉文欽諸葛誕等據淮陽檄討

司馬氏事是在魏之末造按祥傳爲徐州別駕在呂  
時袁等事後從討母丘儉是爲司隸校尉時非爲別駕

忤時

確是媼字用

史記文也子

元吉之臣子

決不敢用也

王母事一本

作媼非

漢詩聞詩禮  
云云節按求  
退曰不應分  
節

孝和皇帝時。章武弄權。母媼預政。士有附麗之者。起家而縮。朱紫子以無所傅會。取擯當時。會天子還京師。朝廷願從者。眾子求番次。在大駕後發。日因逗畱不去。守司東都。杜門却掃。凡經三載。或有譖子躬爲史臣。不書國事。而取樂正園。私自著述者。由是驛召至京。令專執史筆。于時小人道長。綱紀日壞。仕於其間。忽忽不樂。遂與監修國史蕭至忠等諸官書求退。曰。僕幼聞詩禮。長涉藝文。至於史傳之言。尤所耽悅。尋夫左史右史。是曰春秋。尚書素王。素臣斯稱。微婉志晦。兩京三國。班謝陳

習聞其謬。中朝江左王陸干孫紀其厯。劉石僭號。方策委於和張。宋齊應錄。惇史歸於蕭沈。亦有汲冢古篆。禹穴殘編。孟堅所亡。葛洪刊其雜記。休文所缺。荀綽裁其拾遺。凡此諸家。其流蓋廣。莫不墮彼泉藪。尋其枝葉。原始要終。備知之矣。若乃劉峻作傳。自述長於論才。范曄爲書。盛言矜其贊體。斯又當仁不讓。庶幾前哲者焉。然自策名仕伍。待罪朝列。三爲史臣。再八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彼後來者何哉。靜言思之。其不可有五故也。何者。古之國史。皆出自一家。如魯漢之丘明。子長。晉齊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諸名山。未聞藉以眾功。

方云絕筆。唯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主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爲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傅范兩家嗤之於後葉。今者史司取士。有倍東京人。自以爲荀袁家。自稱爲政駿。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汪青無日。其不可一也。前漢郡國計書。先上太史。副上丞相。後漢公卿所撰。始集公府。乃上蘭臺。由是史官所修。載事爲博。爰自近古。此道不行。史官編錄。唯自詢採。而左右二史。關注起居。衣冠百家。罕通行狀。求風俗於州郡。視聽不該。討沿革於臺閣。簿籍難見。雖使尼父再出。猶且成於管窺。

况僕限以中才。安能遂其博物。其不可二也。昔董狐之書法也。以示於朝。南史之書弒也。執簡以往。而近代史局。皆通籍禁門。深居九重。欲人不可見。尋其義者。蓋由杜彼頰面。防諸請謁。故也。然令館中作者。多士如林。皆願長喙。無聞齟齬。有五始初成。一字加貶。言未絕口。而朝野具知。筆未柄毫。而摺紳咸誦。夫孫盛實錄。取嫉權門。王劭直書。見譽貴族。人之情也。能無畏乎。其不可三也。古者刊定一史。纂成一家。體統各殊。指歸咸別。夫尚書之教也。以疏通知遠爲主。春秋之義也。以懲惡勸善爲先。史記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漢書則抑忠臣而飾主

國斯直曩時得失之列良史是非之準作者言之詳矣  
項史官注記多取察監修揚合公則云必須直詞崇尙  
書則云宜多隱惡十羊九牧其合難行一國三公適從  
何在○其不可四也竊以史置監修雖古無式尋其名號  
可得而言夫言監者蓋總領之義耳如創紀編年則年  
有斷限草傳敘事則事有豐約或可略而不略或應書  
而不書此刊削之務也屬詞比事勞逸宜均揮鉛奮墨  
勤惰須等某表某篇付之此職某傳某志歸之彼官此  
銓配之理也斯並宜明立科條審定區域儻人思自勉  
則書可立成今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



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其不可五也凡此不可其流實多一言以蔽三隅自反而時談物議安得笑僕編次無間者哉比者伏見明公每汲汲於勸誘勤勤於課責或云墳籍事重努力用心或云歲序已淹何時輟手切以綱維不舉而督課徒勸雖威以刺骨之刑劫以懸金之賞終不可得也語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所以比者有懷知己歷抵羣公屢辭載筆之官願罷記言之職者正爲此爾當今胡號得人國稱多士蓬山之下良直差肩芸閣之中英奇接武僕旣功虧刻鵠筆未獲麟徒殫太官之膳虛索長安之米乞已本職

還其舊居。多謝簡書。請避賢路。唯明公足下哀而許之。至忠得書大慙。無以酬答。又惜其才。不許解史任。而宗楚客崔湜鄭愔等皆惡聞其短。共讐嫉之。俄而蕭宗等相次伏誅。然後獲免於難。

蕭至忠

唐書蕭至忠傳至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

書令主謀逆至忠通入南山捕誅之至忠外方直而

內無守因武三思得中丞附安樂主為宰相併唐書

代章巨源為侍中仍依舊脩史按巨源傳云至忠

忠仍舊監脩國史則此云脩史即謂監脩也素王

素臣家語齊大史子徐歎美孔子曰天其素王之乎

序說者謂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且明為素

臣答曰異乎余所聞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而云仲尼素王葛洪雜記不輟抄五經史漢百

家之言力校雜 **荀綽拾遺** 按隋書經籍志宋拾遺十

亦云謝拾沈遺 **東觀羣儒** 詳漢書家 **伯度譏其不實**

此處作荀綽誤 華陽國志李法字伯度恒帝時為侍中數表官官太

盛椒房太東史官 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

後 **公理以為可焚** 後漢書仲長統傳統字公理博涉

發憤歎息著論名 昌言凡十篇 **王劭見誓** 紀聞

又作詩見志曰 百家雜碎請用 **王劭** 為晉史敘王

琦貨殖王劭直書見 誓貴族宗王劭之為晉史敘王

陷深附結徐傳等 當從文粹按舊唐書亦作王劭然

觀史通於敘事曲筆 等篇及雜說中北齊隋史等節

某累言王劭直書 犯時 **楊合公** 唐書楊再思傳再思

坐事武后問昌宗 於國有功乎再思言昌宗為陛下

治丹餌而愈此為 有功戲合言賦而腳孤譏之中宗

立拜中書令 **宗尚書** 再書宗集容傳是容字叔放武

監脩國史 后從姊子阿鳳閣鸞臺平章事

韋后安樂公主親信之與紀處訥爲黨世號宗紀羣  
氏敗誅楚容目於權利嘗抵陳延禧陳符命以媚帝  
日陛下承母禪周唐一統  
加幾本傳楚容亦領監脩

史通削繁卷四終

嘉應廩生陳士荃校